

潛在文官人才養成的第一哩路： 大學多元入學方式的效度分析

李仲彬^{*}、胡龍騰^{**}、陳志瑋^{***}、黃婉玲^{****}

《摘要》

政府文官的品質會在三個關鍵時間點受到影響，包含公務人員進入官僚體系前的學校端教育品質、進入公務體系過程之文官考選制度的信效度、以及進入公務體系後文官基礎訓練與在職訓練的成效，而目前多數公務人力資源管理議題的研究，大多著重在前述的後兩個階段上，甚少從最前端的學校教育上切入。本文認為，在學校教育的初始端找到合適的潛在文官人才進行教育，是後續文官體系發展的基礎，公務人力資源管理領域不應該忽略這部分的重要性。臺灣自 2002 年開始實施大學多元入學方案，主要目的就是要在高等教育端建立起適性選才的環境，讓學生原本的性向和個性，與選擇就讀的科系之間相互契合，並進而透過教育的過程，養成該科系所欲培養人才的特質與能力。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以國家文官體系中最大宗的行政類科為例，選取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與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106 學年度入學之大一新生進行問卷調查，試圖了解透過多元入學管道中的「非

投稿日期：107 年 10 月 30 日，研究者貢獻度相同，依姓氏筆劃排列。

* 李仲彬，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副教授，e-mail: cplee@gm.ntpu.edu.tw。

** 胡龍騰，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e-mail: hult@gm.ntpu.edu.tw。

*** 陳志瑋，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e-mail: 124738@mail.tku.edu.tw。

**** 黃婉玲，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副教授，e-mail: whuang@mail.ntpu.edu.tw。

考試分發管道」入學生，是否比透過「考試分發管道」入學的學生，來得更具公共行政領域所需之先備特質？討論大學入學多元制度在國家文官的這個職業領域中的篩選效度。

研究發現，兩個學校中都有一個學校的申請或繁星管道入學的學生，相較於指考分發者，具有較高的領域認同度、對於未來投身公職有較高的期待、較渴望參與政策制定、從事較多志願服務，但在公共參與的經驗上則不會比較多。因此，整體而言，本文認為多元入學制度對於潛在文官人才教育的適性篩選，可以說是有助的。

[關鍵詞]：文官人才養成、大學多元入學、公共行政、適才適所、公共服務動機

壹、前言

文官素質的良窳是公共治理品質很重要的關鍵，因此，不論是哪一個國家，針對公務人力資源的建構都相當重視。概略來說，公務人力資源的品質會在三個關鍵時間點受到影響，包含進入公務體系前的學校端教育品質、進入公務體系過程的文官考選制度信效度、以及進入公務體系後文官基礎訓練與在職訓練的成效，而目前多數公務人力資源管理議題研究，大多著重在前述三階段的後兩個階段上，甚少從最前端的學校教育上切入，而這也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本文認為，在學校教育的初始端找到合適的潛在文官人才進行教育，是後續文官體系發展的基礎，公務人力資源管理領域不應該忽略這部分的重要性。這個議題的重要性，從整體高等教育領域的角度來說，與「學用能否合一」有關，若從個別學科專業來看，由於歷年國家文官考試都是以「行政」相關類科為最大宗，¹ 因此也是公共行政領域之定位與地位的問題。

我國公共行政教育及其相關科系的發展，可追溯自 1949 年時所成立的臺灣省

¹ 根據統計，每年高普考的報名人數當中，和各類行政類科有關的考生大約都占了七成左右。

立地方行政專科學校，同年亦設立民政科，次年則改為普通行政科（為現在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之前身），成為國內最早以「行政」為名的大專院校科系。1962年時，政治大學政治系人事行政組改制為公共行政學組，隔年再由公共行政組獨立發展為公共行政學系，開始積極培育以「公共行政」為專業領域之人才。而後歷經多年發展，各公私立院校中之相關系所陸續成立，其中又以1996至2001年為我國公共行政相關系所成立最為快速蓬勃的時期（莊文忠、吳穎年，2012）。若以目前臺灣公共行政暨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之系所成員數來看，現今我國已有36所公共行政相關之大學系所。這樣的發展軌跡尤其特別的是，與公共行政此一學科發源地的美國相較之下，美國對於公共行政人才的培育，多是採取研究所（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或博士班）或專業學院（professional school）的學制設計，設有公共行政大學部相關科系的校院則較為少見；反觀我國則多是以大學部做為學制發展基底之設計。由此顯見，我國對於公共行政此一領域人才的培育構思上，或許更著眼於從大學四年階段厚植人才基礎，做為社會所需人才之來源。

毋庸置疑地，公共行政相關學系成立之宗旨，大多期望為我國培育行政管理與政策分析或是公部門的專業人才，抑或是具社會關懷意識的現代化公民；換言之，為國家培育專業文官絕對是此一領域的重要教學目標之一。儘管如此，公共行政教育是否扮演好其被期待的角色？或是公共行政教育是否造就出更好的公務人員？卻仍一直是諸多關心這領域發展者所在意的問題（黃朝盟、嚴秀娟，2018），由此可見，公共行政教育的品質仍有討論的空間。影響一個學科領域的教育品質，除了課程設計與教學內容會產生影響之外，依照制度所入學之學生的特質與適性程度也是關鍵，本文將聚焦在第二個部分，以公共行政領域為例，探討大學入學過程的篩選制度是否有助於公共行政教育的推動，也就是當前多元入學的模式能否在文官養成的第一哩路中找到合適的文官種子，進而被訓練為未來的優質文官，這是整個文官體系人力資源發展生態系最前端的問題，也是高教入學制度的篩選「效度」問題。

您或許還記得1970年代《拒絕聯考的小子》這部震驚全臺社會的小說或其同名電影。《拒絕聯考的小子》反映了當時眾多青年學子心中所感受到的壓迫和苦悶，而這些苦悶和壓力，大多來自當時升高中、升大學，一試定終身的聯考制度。許多人認為，這樣的聯考制度，不僅剝奪了青年學生的人生選擇權，也扭曲了年輕人的格發展。最終，在一連串的教改風潮下，大學聯考制度於2002年廢止，而

改為「多元入學」，同時也放寬了大學的入學窄門。在多元入學制度之下，現今的大學入學管道以繁星推薦、個人申請，以及指考分發三類為主，期望透過多元化入學管道，使青年學子得以依照自己的興趣和志向，選擇合適的校系就讀，獲得適性發展的機會，進而使得專業、人格、志向得以均衡發展。

然而，大學多元入學制度推行後，制度真的驅使了高中畢業生們按照自己的興趣、志向選擇自己喜歡的校系就讀嗎？大學各科系也真的都能招收到適合這一類科發展特質的學生嗎？篩選機制的「效度」夠嗎？透過多元入學管道進入大學校園後的學生們，真的就能夠快樂學習，盡情徜徉在其所選擇的科系中，而至終不悔嗎？或眾多公共行政相關科系真能藉由這樣的選才機制，錄取最適合這領域的學子嗎？

檢視國內目前相關文獻可以發現，多數討論多元入學制度的文章關注入學機會之公平性問題，著重於探討大學多元入學制度實施後，是否能讓不同背景的學生，都有均等的機會進入大學就讀的問題（銀慶貞、陶宏麟、洪嘉瑜，2015）；或是探討學生之家庭社經地位對於入學管道選擇及其學習成就的影響（田弘華、田芳華，2008；田芳華、傅祖壇，2009）；或是就學生入學後之學業表現及就學滿意度等面向，分析多元入學制度之成效（銀慶貞等人，2015），而僅有極少數針對專業適性條件進行研究（章以慶，2008）。本文以為，大學多元入學制度之成效檢驗，除了由上述的公平性原則或入學後的學業表現等面向探討外，也應從「適才」與「適所」兩個角度來思考。亦即：在大學多元入學制度下，青年學子應能依其興趣和志向，選擇符合其個性的科系來就讀，進而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在其領域中接受高等教育和學習，穩健地發展其未來專業，也就是能達到「學生－學系適配」（student-program fit）的效果。而前述「學生－學系適配」的內涵，未來可進一步延伸至工作場域中，例如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 條便明文揭示：「公務人員之任用，應本專才、專業、適才、適所之旨，初任與升調並重，為人與事之適切配合」，以達到健全文官養成與用人之目的。

前述問題的回答，不僅對於大學多元入學制度的成效分析甚為重要，對於公共行政領域來說，因為肩負著培育最大宗國家文官人才的目標，多元入學制度之效度的檢測更是關鍵。可惜的是，現有的文獻在這個議題上，尚未提供明確的答案。基於此，本文將在大學教育領域當中，以公共行政領域為例，試圖回答下列問題：大學端的多元入學制度，是否能協助公共行政相關科系透過適才適所的篩選，促成文官

養成工作的最前線工作？

此一問題何以重要？舉例而言，考試院於 2015 年 8 月 13 日通過「公務人力再造策略方案」，在文官考選制度上，未來將朝向強化心理測驗與多元考選機制的方向研擬，即是希望除了知識層次的表現之外，也能透過多元考選機制了解應試者的性向、興趣及人格特質等，是否與公務工作的屬性相符。文官考選制度的變革茲事體大，須先經過可行性評估、從長計議（彭錦鵬、黃一峯、李俊達，2017；彭錦鵬、鄭夙珍、李俊達，2018）；然而，公共行政高等教育作為文官人才養成的前哨站，如能在大學入學選才階段，便挑選到對公共事務有興趣、有熱忱的學生，那麼不但在後續的學習上能更為成功（黃政傑、張嘉育，2010），也會間接提升未來公務人力的適配程度，此為本文研究目的之一。除此之外，檢視大學多元入學制度在公共行政領域上的效度，也能就未來考選制度的變革，提供政策建議的基礎。目前僅部分國家考試有報考科系的限制（如司法特考心理測驗員，要求須為心理、社會、社會工作、教育、輔導或其他相關科系畢業者方能報考），然若大學多元入學制度有助於公共行政相關科系招收適配度高的學生，其後再透過專業的訓練便能培育出優秀的文官種子。以本文的研究發現為基礎，可進一步思考公務體系前之學校教育，未來該如何與文官考選制度相互搭配、連結，進而提升公務人力的素質，此為本文第二個研究目的。

為回答上述研究問題，本文採用「亞洲公共行政教育成效跨國調查」（Asi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Education Research, APAE）之部分資料，選取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與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2017 學年度入學之大一新生進行問卷調查，試圖了解透過「非考試分發管道」入學（即個人申請和繁星推薦）的學生，是否比透過「考試分發管道」入學的學生，更具有此領域所期望的先備特質（例如：對公共行政相關議題較感興趣、具有較強的公共服務動機、更熱衷參與公共事務、較為偏好公共服務性質的工作等）？本文期望透過這樣的研究，從源頭為我國未來潛在文官的選才和養成，提供反思與政策建議的基礎。

在下一節中，本文將先從公共行政學科的發展沿革和主要教育目標開始討論，同時結合大學多元入學制度之內容及其相關研究文獻；接著則介紹和說明本研究之資料來源、測量方式及研究假設；其後呈現和說明本文之分析結果，最後則針對本文之主要研究發現進行討論，並提出本文之結論與後續研究建議。

貳、文獻回顧

在 James Q. Wilson 的經典著作《官僚體制》（*Bureaucracy*, 2000: 60）中，他討論到文官的行為不全然受到行政機關提供的誘因所影響，他認為塑造文官行為者，還可能包括外部參考團體的標準。引申而言，Wilson 對官僚體制的討論，涉及了動態的環境、信念、利益、文化與人員。本文從大學多元入學方式來切入公行系學生的篩選效度，既呼應 Wilson 對官僚體制的研究，也在強調文官制度的健全，有賴於「人」的信念、態度與行為能夠互相配合，如果這一群「未來文官」心裡面的認知與信念和整個公共行政體系的價值契合，那麼整個文官養成生態系的「第一哩路」將會走得更為順遂。

接下來，本節將先從公共行政的教育目標和先備特質著手，了解公共行政領域的發展，以及其和公共行政教育之間的關係。其次，再針對大學多元入學制度及相關研究進行討論，做為本文的論述基礎。

一、公共行政的教育目標與先備特質

學、訓、考、用的落差，往往是人才問題的來源之一（鄭佳菁，2013：26），因此政府針對一般產業的發展，訂定了「縮短學訓考用落差方案」（行政院，2012），希望將前端的學校教育連結到後端的產業，促進人才的養成及應用。同理，公務人員教考訓用的配合，也是考試院所重視的議題之一。因此，從充分發揮文官體制功能的角度來看，公共行政教育也是其中重要一環。接下來的問題是：就公共行政領域而言，我們的教育想要達到的目標為何？又有哪些先備特質與這些目標的養成密不可分？以及大學多元入學制度真能有助於「適才適所」？透過這套制度，大學校系是否已找到了合適的學生入學就讀？進而在教育目標的達成上，更事半功倍，或從學生的角度來說，「學生一學系適配度高」讓他們更有意願、更有動力積極學習。黃朝盟與嚴秀娟（2018）在〈公共行政教育是否造就出更好的公務人員？〉一文，以參加基礎訓練的行政類科準公務人員為對象，探討公共行政系所是否如預期般培養出比其他科系更「理想」的公務人員。該研究發現當前大學的公共行政教育對於公共行政專業主義、公共利益認同，以及行政倫理價值等精神層面的

形塑，不盡令人滿意，特別是具公共行政學科背景之準公務人員對於「公共服務意願」與「為公益犧牲」之意願與認知，並未明顯高於其他學科畢業者。這一研究說明了公共行政教育似無法對準公務人員帶來正面的專業主義、公共服務動機等影響，顯示教、用之間的落差確實存在。因此，本研究從大學多元入學方式這一變項著手，希望從更前端探討公共行政教育對未來從事公職的可能影響。

公共行政領域的發展可追溯至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期，當時美國人民從依賴農業自給自足及無外在威脅的穩定環境中，進入都市化、科技化與私部門經濟蓬勃發展，以及國家安全受到重大挑戰的情勢中，政府行政效能的重要性開始受到重視，這種意識在實務上促成 1920 至 1930 年代政府行政體系規模的快速擴充，以及公共行政學教育在高等教育領域當中受到重視，其中包含 1924 年雪城大學創立了全美第一個公共行政學系，以及 Leonard D. White 於 1926 年出版了第一本公共行政介紹的教科書（黃朝盟、黃東益、郭昱瑩，2018）。

從 1920 年代發展至今，公共行政是否是一個「具有專業」的學科？在學術的討論上從來沒有間斷（例如 Ostrom, 2008；Green, Wamsley, & Keller, 1993 等）。從研究者群本身教學現場的觀察，許多目前在這個領域就學的學生，積極的擴展自己公共行政之外領域的學習，認為公共行政「沒學到什麼」；此外，報考公共行政相關領域研究所的同學，不論是公立或私立學校，都急遽的下降，當這個領域的專業性不被認同，領域存在的必要性也就會跟著消失，這對於國家文官培養工作來說，將是一個沈重的打擊。因此，如何選進對這個領域具有認同感的學生，就變成是新生入學時相當重要的工作，因為「領域認同度」是一個影響學生後續學習意願與動機的重要變數。

至於公共行政的教育應該著重在哪些教育目標上？Dougherty（2011）認為，公共行政教育應該在自己的知識框架下，先具備公共行政相關事實和想法的基本知識，進而擁有批判性分析和實踐的能力（圖 1）。換言之，公共行政教育應該要有一個具層級性的框架，並透過這個框架知識輸送給學生，學生可透過這個學習框架獲得更高層次的知識，當到達一定程度時，就可以開始思考公共行政知識的內容，進行批判與反思，也就是思維能力的提升。也可以說，透過 6 個層次的學習發展（知識、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評估），使學生具備批判分析與實踐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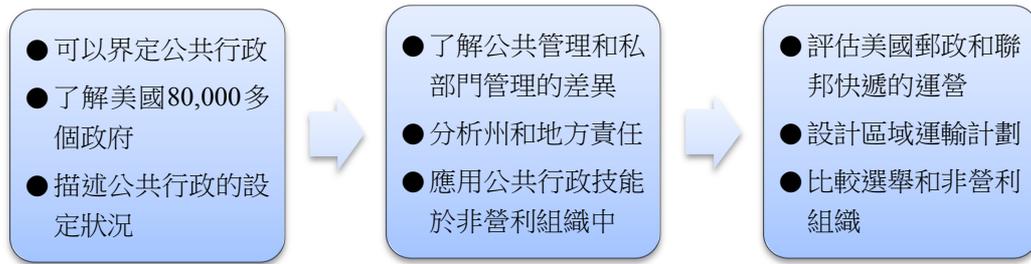


圖 1 公共行政思考技能層次的提升 (increasing levels of thinking skills in PA)

資料來源：Dougherty (2011: 338)。

美國公共行政系所聯合會 (Network of Schools of Public Policy, Affairs, and Administration, NASPAA) 則認為，接受公共行政教育的學生，應該至少有以下 5 項能力 (Kim, 2017)：(1) 具備在公共治理領導和管理方面的能力；(2) 能參與政策過程並作出貢獻；(3) 能分析、綜合、批判性地思考，並為了解決問題而做出決定；(4) 具備表達和應用公共服務的視角；(5) 與不斷變化的勞動力和公民進行有效溝通和互動。這 5 項能力分別反映出公共行政領域的專業度、公民參與熱忱，和公民參與度等面向的重要性，但究竟要如何培養出這些能力，依據教育心理學 (Educational Psychology) 中所強調學習者學習發展歷程的觀點，若學習者能夠先認同即將學習之內容的重要性，並且有學習動機，則較會產生有效的學習行為 (白惠芳、林梅琴、陳慧娟、張文哲譯，2011)，因此，本文認為，若學生缺乏對參與公共議題及對公共行政知識重要性的認同，則學習過程將會陷入一個「事倍功半」的困境。換句話說，對公共事務議題的關心度、對公共行政知識的認同感，將是公共行政學生很重要的先備特質。

從一個公共服務 (public service) 視角來看，也有類似的觀點。Ventriss (1991) 認為，接受公共行政教育訓練的學生，未來不一定會成為公務員，對於那些並非因職場需求而驅動學習的學生，假使公共行政教育能使其公民資格或公民精神受到提升 (具備積極的社會和政治理念)，就能使個人在國家、民主自治發揮作用，而若是將來要進入政府部門服務的學生，此項能力則更加重要。這個觀點和 Boyle 與 Whitaker (2001) 類似，他們認為因公共服務性質的改變 (政府與民間社會之間關係日益複雜、國家責任的改變、國家、地方和社區機構間的關係轉變，以及需要更大的能力來管理這些關係)，公行教育需要一個變革的框架，公共行政系

的學生必須要具有“...believe in helping people, build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and contributing to society...”的思維，未來志向不一定是以政府職務為首選，也可以進入非營利組織或企業服務，因此公行教育應改變其核心，擴大教育目標視野，除了具備公共問題背景知識，也要有與他人合作的能力。此種不以職業選擇為主的公共行政教育觀點，呼應了公共行政學科的本質，也就是「公共行政本身應被自視為民主生活的一個主要貢獻者。行政機關承擔了身為治理網絡基石。」（Goodsell, 2006: 634）。公共行政本身具備的「公共性」，以及隨之而來對公民參與的訴求與實踐，在在說明將公共帶回治理的必要性（Fung, 2015）。換言之，前述文獻反映公共行政教育的公共服務動機、對志願服務有熱忱，乃至期待畢業後能投入公共服務性較強的工作等面向。

總之，公共行政教育學生成為一個公共議題的參與者、社會議題的領導者、公共管理者，倘若心裡面根本不重視公共利益、不重視社群，將很難勝任此職務或認同教育目標。而且就健全文官制度的角度來看，倘若缺乏如 Wilson 所指「以人為本」的基礎和信念，在未來的公務職業生涯中，不但可能難以發揮個人才能、不易適應公共服務環境，同時也影響整體文官體制運作的效能。在此論述下，本文認為包含志願服務熱誠、對公共事務的投入、以及公共服務動機（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PSM）都是公行教育相當重要的基礎。因此，若原先入學的新生具有相關的傾向，入學之後相關教育的投入，將更容易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最後，從實際的教育場合當中檢視國內幾個相關系所的教育目標，也可以發現公共行政教育，除了要養成前述公民社會成員的素質外，同時也希望能提供學生公共管理工作所需要的知識、分析與批判能力。舉例而言，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的其中一項教育目標，便是「培育公部門與公民社會科際整合之專業人才」；而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也希望能帶領學生「深化公共行政專業知識與理論訓練，成為行政管理及政策分析專家」。由此可知，為政府部門培育行政管理人才，甚至為非政府部門但具高度公共服務性的工作，培育合適的人才，是國內公共行政相關系所肩負的重要任務。

上述討論其實環繞在一個「人格特質、興趣、動機、偏好…等，會影響學習效果」這個假定之上。² 本文認為，公共行政的教育目標是培養公民社會成員的素

² 學習者之動機、興趣、偏好…等個人心理特徵會影響學習成效的這個論點，在教育心理

質、公共管理工作所需要的知識、分析與批判能力。而要讓這個教育工作更加順利，本文認為，透過具有效度的篩選機制，找到認同這個目標、在此目標上具有足夠學習動機的學生，將有助於入學後的學習成效。具體來說，上述公共行政教育目標下所需求的學習者先備特質相當多元，但因為過去尚未有任何文獻針對公共行政教育學習者的先備特質做過系統性歸類與討論，³ 本文先根據前面初步的文獻整理，加上使用二手資料所產生的限制，初步將這些先備特質區分成：（1）公共服務動機；（2）認同公共行政領域的專業度；（3）對志願服務有熱忱；（4）公民參與熱忱，以及（5）期待畢業後能投入公共服務性較強的工作（像是擔任公務人員等）。從教育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其中第 5 項投入公職的意願可以對應到林建平（2003）所歸納的目標導向論觀點，而另外公共服務動機、對公共行政領域的認同、對志願服務的熱忱、公民參與的熱忱等 4 項，則都是對應到學習動機理論的基礎假定，也就是有動機才會驅動努力行為，只是本文因為資料的限制，所能使用的資料都是在內在動機層面，缺乏外在動機的變數。雖然本文因為二手資料的限制無

學領域已經是長期研究累積出來的共識（請參考林生傳主編，1994：ch.8；張文哲譯，2005；Kuo, Chen, & Chen, 2011），例如林建平（2003：17）所說的「…你可以把一匹馬遷到河邊，但你不能強迫它喝水，一個缺乏學習動機的學生，他再聰明，再怎麼懂學習方法，也無法產生學習…」，依此可以看出這些心理特徵對於學習成效的重要性。一般而言，現代教育理論對於心理特徵在學習成效的影響有 4 種不同的觀點，包含特質論（認為較穩定的人格特質比較有學習的意願）、行為論（認為動機是一種認真學習的驅力）、社會認知論（認為學習的動機來自於對結果的預期）、認知論（認為各種認知因素，如學習行為對自己的影響或是對世界的看法等，會影響學習），都會影響到學習成效（白惠芳等人譯，2011：ch.11）。林建平（2003）則將相關理論分為目標導向論（學習的目標影響學習任務的追求與策略）、歸因理論（學生將學習成敗歸因到內在、外在、運氣…等的差別）、自我價值論（對自我能力的知覺影響到學習的努力程度）、自我效能論（學習者對學習任務執行能力的自我判斷會影響到學習動機與成效）。整合上述教育心理學門的研究可以發現，心理層面的先備特質會影響到學習效果，因此，本文借用這樣的觀點作為本文的假定基礎。

³ 若要系統性的歸類公共行政學習者的先備特質，在因果邏輯上必須依循教育心理學中所談動機影響學習行為與成效的觀點，在內容上則須檢閱公共行政學領域對於公共管理者能力（分析、溝通、批判、問題解決…等）、公共管理工作（如資源管理、政治管理、方案管理）、公民社會…等文獻的討論，先進行系統性文獻整理，然後資料蒐集工具經專家效度確認後，以實際經驗資料進行驗證與修正。然因此已超出本文可處理的範圍，亦非本文的主要目的，本研究在現有資源的限制之下，僅先以初步文獻整理進行主觀性歸納，但本文也承認這將是本文的限制之一。

法更系統性地建立架構，以至於有些面向無法顧及，造成研究上的限制，但本文還是希望能夠在現有資料之下，盡可能地把所有現象呈現出來，對學界在現況的了解與未來進一步研究的累積基礎上，相信都會有某種程度的貢獻，而未來若有其他資源，也希望能夠為此議題設計一個更完整的研究設計。

總之，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以上述 5 個先備特質為主軸，透過實證資料的分析，檢視目前的多元入學機制是否真的是一個有「效度」的入學篩選機制，是否有助於公共行政教學現場找到具有上述特質的公共行政領域入學生，完成國家文官養成生態系統的第一哩路。

二、大學多元入學制度及其成效

我國大學多元入學制度起源於 1994 年「四一〇教改聯盟」大遊行之後啟動的一連串教育改革行動與方案（吳武典，2005：37-38）。古喬（2000）在〈由一元到多元的學士路：關於大學入學新方案〉這篇文章中，探討我國大學多元入學制度的初期演變狀況，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教育部不再直接負責大學招生事宜，將此權責釋放給各大學；第二，以多元入學管道做為反映社會多元化、注重學生多元需求的表現，不再以考試成績作為評分的唯一標準。在現行制度下，大學入學方式主要包括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和考試分發 3 類，不同入學管道的作業流程各自不同，考生需要的共同考試項目有高中英語聽力測驗、學科能力測驗和術科測驗，再依據不同入學管道使用上述各項測驗成績。其次，除了考試分發管道尚須取得部分指定考試科目成績外（依各校系規定有所不同），其餘繁星推薦和個人申請者，可直接以提送書面資料方式，進入各大學系所的甄試作業，並依甄選結果決定錄取名單。

有關多元入學制度的相關研究，有相當多文獻集中於比較不同入學管道學生的學科能力差異，並據此推論不同入學管道的成效。例如王世英主持（王世英、蘇玉龍、陳恭協〔編〕，2006）的《大學甄選入學實施成果追蹤之研究》，發現循不同管道入學的學生，在學科能力的表現上的確有所差異。又如魏璽倫、侯勝茂與楊銘欽（2005）探討多元入學醫學生的入學表現，研究發現透過「推薦甄選」入學的醫學生，其畢業學業成績與生活適應狀況，均優於僑生與一般生。李文益（2004）以臺東師院為研究對象，發現推甄生之學業成績優於聯考入學者，但研究者進一步探

討影響學生學習成績的因素後，發現文化資本是影響不同入學管道者成績不同之主要因素，也就是推甄生入學後的成績高，是由於文化資本較高所致。翁志強、孫瑞雲與廖玲珠（2010）3位學者以私立大學會計系為對象，同樣探討多元入學管道與學習成效之間關係，實證研究發現「四技二專技／推甄入學生普遍優於大學指考分發入學生與大學甄選入學（學校推薦）生」。此研究結果和前述文獻具有一致性，也就是相對於傳統按分數高低依志願分發的學生，採用其他管道入學者擁有較佳的學習成效。另外張鈿富（2006）的研究，探討焦點放在不同入學管道下，對「入學機會」、「升學壓力」、以及「對不同入學機會支持度」等不同變項的實證分析，就時序來說偏向入學之前而非入學之後，故可和本研究或相關研究結果進行相互參照。

前述研究雖然就大學多元入學制度的成效，提供了豐富的實證資訊，但有兩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第一，研究者在探討不同入學管道和學科成績、適性發展之間關係時，應該注意其他變項的影響。例如，田芳華與傅祖壇（2009）在〈大學多元入學制度：學生家庭社經背景與學業成就之比較〉一文中，在控制其他變項的條件下，母親教育程度較高者，經由個人申請管道入學之機率較考試分發入學的機率來得大；若控制性別、家庭社經地位、領域、公私立學校和學習主動性後，個人申請和推薦入學者的學業表現比考試分發者來得好。換言之，學生的家庭社經背景會影響其入學管道，且不同入學管道也會影響其學業表現，這和前述「文化資本」變項的影響，有著類似邏輯。

第二，入學後的學業成績，只是衡量「適性程度」的其中一項指標，且這項指標所代表的意涵，會與「適性程度」以外的其他因素高度相關。例如，學生的學業表現良好，可能不是因為他對所學的內容有興趣，而是因為他想要離開目前就讀的科系，因此須透過優異的學業成績，取得轉系的機會。因此，即使過去許多文獻發現以「非考試管道」入學者，入學後的學業表現較為優異，也無法就此推論大學多元入學制度有助於適性發展。換言之，本文認為大學多元入學制度是否有達成適性發展的目的，不宜只從「結果」（學業成績）觀之，而是應該從各領域所需之「先備特質」來檢視。例如，公共行政領域關切的是如何透過政府的作為，解決社會問題並增進公眾福祉，因此對公共服務具有參與熱忱與犧牲奉獻精神，便是進入公共行政領域很重要的先備特質，並成為學生產生認同感的基礎。如同哈佛大學教育研究所（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發表的報告《扭轉趨勢：透過大學錄

取激發關懷他人與共善》(Turning the Tide: Inspiring Concern for Others and the Common Good through College Admissions, 2016) 所言，大學教育的本質應該重新定義，透過修改大學錄取政策，鼓勵學生在高中階段，不以追求個人成就為主要考量，而能有更多參與、奉獻與服務，這樣的特質對於學習公共行政的學生而言，更是重要。

綜言之，目前大學多元入學制度係脫離傳統聯招制度的「學科能力選才」思維，改以「適性選才、適性發展」為目的，且希望減少城鄉差距帶來就學機會不均等的現象，藉以引導各高中走向均質發展，打破明星學校的迷思。然而，自從多元入學制度實施至今，姑且不論「高中均質、區域均衡」這項理念能否達成，專以「適性選才與適性發展」這項理念來說，這不但涉及大學生個人學術與專業知識的養成，更關係我國整體教育體系下的人才養成政策，甚至對公共行政領域而言，更與能否為國家培育合適的文官種子息息相關。基此，本文以公共行政學領域為對象，從不同入學管道學生「公共服務動機」的強弱、對公行領域的認同度、志願服務與公民參與的投入程度、以及未來的職業期待等面向來進行比較分析，期能彌補過去文獻的不足，從「適才適所」的角度切入，來檢證大學多元入學制度的目標與理念是否已被落實。

參、方法、資料與測量

一、亞洲公共行政教育成效跨國調查 (Asi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Education Research, APAE)

我國的公共行政教育方式與內容，因長期受制於英美語系所主導的理論，缺乏適用亞洲系絡的公共行政理論與教育模組，導致教育成效始終有限，反思及檢討課程設計與教學方式，早已是刻不容緩的議題。根據黃朝盟等人(2018)的觀察，公共行政教育對教學的重視度早已被研究取代，且教科書內容不僅脫離國內實務，還深深受到公職考試內容與技術的影響。為了回應上述困境，2016年時，國內多所相關系所教師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陳重安教授，共同發起針對政治與公共行政教育的學生學習成效進行長期的跨國追蹤比較，探討不同國家文化、政府體系、教育方式、教育內容所產生的公共行政教育差異，以期在引領國際學術研究與教育革新上

有所貢獻，目前參與單位如表 1 所示：

表 1 亞洲公共行政教育跨國調查參與學校

地區	團隊成員（依學校筆畫排列）
臺灣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國際	中國人民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泰國清邁大學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韓國外國語大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APAE 是一個縱貫性調查 (longitudinal study) 設計，從 2017 年起開始，針對大一入學新生進行第一波問卷調查，之後每一年同一時間再針對該年度的新生做問卷調查，而之前已經完成第一次調查的學生，則於其大二下學期、大四下學期分別進行第二次與第三次的追蹤調查。至於調查內容，各國研究團隊原則上可以依照本身的需求設計調查項目，但仍必須包含圖 2 的共通研究架構與變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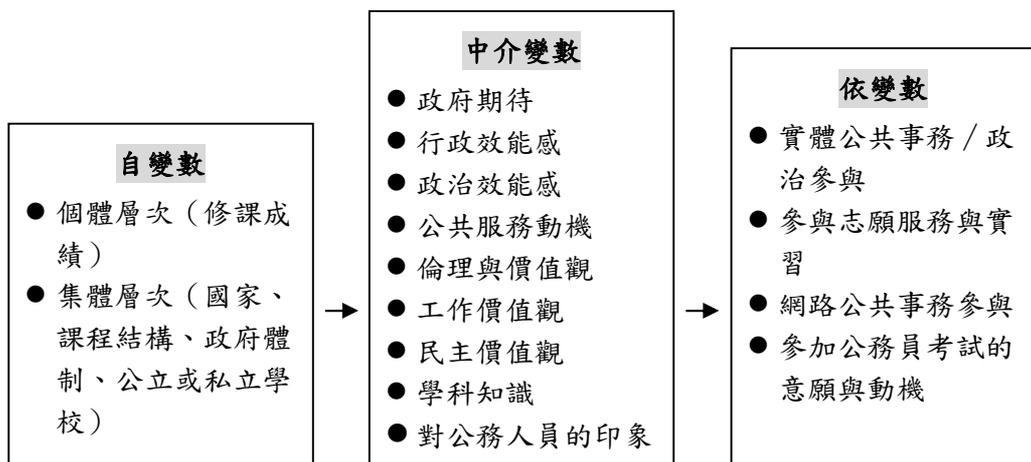


圖 2 「亞洲公共行政教育成效跨國調查 (APAE)」 共通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本文資料來源

本文使用 2017 年 APAE 計畫中，臺北大學與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大一新生資料進行分析（表 2）。之所以選擇這兩個學校的學生，第一是想要控制大學入學制度之外的制度環境影響，而就臺灣的高教環境來說，公、私立為最主要的區別變數之一，因此本文選擇了一所公立學校、一所私立學校，如果這兩種學校的學生分析都得到一樣的結果，將可以提升論述的證據力。第二，因為臺北大學與淡江大學是國內最早成立之公共行政系所，且兩校日間部每個年級均有兩個班級，學生人數較為相當，地理位置又都在北部地區，具有可比較性。最後，則是基於資料可得性的考量，因為在資料分析過程中必須將學生問卷資料連結到其入學身分的情況，因此選擇研究者群較為容易取得個人資料授權的兩個學校。

表 2 本文所使用資料

資料來源	班級	問卷發放日期	有效問卷數
臺北大學	2017 學年度入學大一新生 A 班	2017/10/17	63
	2017 學年度入學大一新生 B 班	2017/10/17	61
淡江大學	2017 學年度入學大一新生 A 班	2017/10/23	48
	2017 學年度入學大一新生 B 班	2017/10/23	5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於本研究旨在了解採取不同管道入學的學生，是否在性向、興趣上與公共行政所學更為貼合，因此除了 APAE 計畫所列之問卷題項外，研究者另徵求受訪者的同意，取得其是以何種方式入學就讀之資料。資料顯示，學生的入學管道主要有 4 類，包括指考分發、繁星入學、個人申請（推甄），以及海外聯招。海外聯招是針對僑港澳生所設計的制度，屬性與臺灣本地學生適用的入學管道不太一樣，不適合與其他類別合併，因此不列入分析。就另外 3 類入學管道，指考分發是由學生填寫 100 個志願，依據指定考試成績分發；繁星和個人申請都是由學生針對自己想要就讀的科（或學群）提出申請，前者主要以在校成績為評比標準，後者則以學測及其他備審資料為主要評比方式。繁星與個人申請入學者，理論上最後就讀的科系應該會比較符合學生的興趣，因此合併為一類，與指考分發的入學管道進行對照分析。扣除掉海外聯招及未能取得入學方式資訊的受訪者後，分析樣本為 186 人（臺北大

105 人，淡大 81 人）。如表 3 所示，不論是整體樣本，抑或是兩校的獨立樣本，與母體在入學方式上均沒有顯著差異。

表 3 樣本代表性檢定

學校	入學方式	母體		分析樣本		樣本代表性檢定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臺北大	個人申請或繁星	61	49.19	51	48.57	卡方值=0.008 ， $p=0.930$
	指考分發	63	50.81	54	51.43	
淡大	個人申請或繁星	46	40.71	41	50.62	卡方值=2.353 ， $p=0.125$
	指考分發	67	59.29	40	49.38	
總計	個人申請或繁星	107	45.15	92	49.46	卡方值=1.158 ， $p=0.282$
	指考分發	130	54.85	94	50.5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變數操作化與研究假設

本文是一個 APAE 研究的初步研究成果，主要核心問題並非在 APAE 所關心的教育成效上，而是在來源學生的特徵上，分析是否有達到大學多元入學制度「適才適所」的目標，因此不會涵蓋圖 2 的所有變數。至於公共行政需要什麼特徵的才，根據前面第二節的文獻回顧，本文歸納認為至少可以包含公共服務動機、領域認同度、志願服務熱忱、公民參與熱忱、職業期待等 5 項，表 4 為這 5 項變數的操作化題目。⁴ 本文所檢視的各項變數中，「整體公共服務動機」及「渴望參與政策制定」採用複合測量（composite measurement），可進一步透過因素分析及 Cronbach's alpha 信度考驗，檢視其效度與內部一致性。就「整體公共服務動機」而言，KMO 考驗與 Bartlett 樣本球型檢定結果均顯示該組量表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KMO = 0.74$ ；Bartlett 球型檢定卡方值 = 162.598，自由度 = 10，顯著性 <0.001 ）；而該組量表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0.60~0.78 之間，特徵值為 2.35，解釋變異量約為 47%，顯示該量表具有相當程度的建構效度。此外，該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0.72，表示信度良好。就「渴望參與政策制定」而言，KMO 考驗與 Bartlett

⁴ 每個變數的操作化題目，都是經過 APAE 團隊成員（表 1）非常多次討論後的結果，因此已具有某個程度專家效度。當然，後續也還是有依照調查結果進行修正的必要。

樣本球型檢定結果均顯示該組量表適合進行因素分析（KMO=0.59；Bartlett 球型檢定卡方值 = 78.808，自由度 = 3，顯著性 < 0.001）。該組量表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0.680~0.85 之間，特徵值為 1.75，解釋變異量約為 58%，顯示該量表具有相當程度的建構效度。此外，該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0.64，信度亦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表 4 變數操作化

PA 學生適性需求變數		操作化
公共服務動機	整體公共服務動機	3-1. 從事有意義的公共服務對我來說是重要的。 3-2. 我能深刻意識到人們在社會中是互相依賴的。 3-3. 為社會做出貢獻，比我個人成就更有意義。 3-4. 為了社會公益，我願意犧牲我自己權益。 3-5. 即使被人指指點點，我仍願意為了維護他人權益挺身而出。 3-6. 我樂於和別人分享自己對公共政策的看法。 3-7. 我希望參與重大政策的制定，從而能造福國家社會。 3-8. 看到社會大眾受惠於我參與規劃及執行的公共政策時，我會有強烈的滿足感。
	渴望參與政策制定	3-6. 我樂於和別人分享自己對公共政策的看法。 3-7. 我希望參與重大政策的制定，從而能造福國家社會。 3-8. 看到社會大眾受惠於我參與規劃及執行的公共政策時，我會有強烈的滿足感。
領域認同度		7-2. 除了上課時間外，您平均一週投入多少時間準備公共行政相關科目（包含研讀教科書、課外閱讀、報告等等）？ 7-4. 您是否考慮雙主修？
志願服務熱忱		5-1. 在過去一年中，您花多少時間為以下的組織提供「志願服務」（不包含因學校要求或其他原因被強迫參與的時間）？ ➢ 學校或教育組織（如圖書館、教育中心、研習中心等） ➢ 政黨或政府機關 ➢ 一般非營利組織（不論具宗教色彩的如教會、寺廟等、或不具宗教色彩的如紅十字會、YMCA 等都算） ➢ 學校單位（包含系、學院，但不含社團） ➢ 學校的社團
公民參與熱忱		5-3. 在過去一年裡，您有沒有採取下面的方法對公共政策表達意見或提出要求？ ➢ 向政府官員、民意代表或政黨反映意見、提出要求 ➢ 遊行、示威、靜坐或其他自力救濟方式 ➢ 參加村里民大會、說明會

PA 學生適性需求變數	操作化
	5-4. 請問，最近您有沒有在網路上做過以下這些事情？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閱讀政治 / 公共政策相關新聞 ➢ 針對政治 / 公共政策議題發文 ➢ 針對網路上有關政治 / 公共政策議題的文章回覆您的意見 ➢ 參與網路上有關政治 / 公共政策議題的連署
職業期待	6-1. 畢業後您「最希望」從事甚麼樣的工作？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公共服務類：從政（含議員助理）、一般公務員、老師、軍警或消防員、營利組織、國營企業、法官或律師等 ➢ 非公共服務類：民營企業、創業或自行開店等 6-2. 以下哪一組答案「最貼近」您的想法？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我不會去考公務員 ➢ 會去試著考公務員，沒考上就做其他的事 ➢ 已經下決心要考公務員，如果考不上就不斷嘗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我國大學入學教育推動多元入學方式，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夠透過「申請入學」的方式，以面試、書審的方式，結合學業成績之外的特徵考量，協助大學端能夠在入學之初就可以讓適合這個系特質之學生，有更高的機會被錄取。依照此邏輯來推論，上述的 5 項特質在不同入學管道的學生當中，應該要有顯著性的差異，因此，本文的假設有以下 5 個：

- H1. 透過申請入學或繁星推薦管道進入公行教育領域的學生，與指考分發的學生相較，有較高的公共服務動機。
- H2. 透過申請入學或繁星推薦管道進入公行教育領域的學生，與指考分發的學生相較，對公共行政領域有較高的認同度。
- H3. 透過申請入學或繁星推薦管道進入公行教育領域的學生，與指考分發的學生相較，會投入較多時間做志願服務。
- H4. 透過申請入學或繁星推薦管道進入公行教育領域的學生，與指考分發的學生相較，對公民參與較有熱忱。
- H5. 透過申請入學或繁星推薦管道進入公行教育領域的學生，與指考分發的學生相較，對於畢業後能投身公職或其他公共服務類的工作，有較高的期待。

四、樣本資料分佈

表 5 顯示，整體來說，臺北大學與淡江大學的樣本，在高中學業成績的面向上有顯著差異，但在父母教育程度、父母職業、以及家庭收入上，均沒有明顯的差別。若進一步將「個人申請或繁星推薦」與「指考分發」入學者相較，則可發現前者的高中畢業成績較為優異，且家庭收入為中高所得的比例也較高。換言之，大學多元入學制度可能並沒有為經濟較弱勢的高中（職）學生開啟另一道機會之窗，反而可能因為經濟條件較佳者，有較多的機會能讓自己的經歷更為豐富（例如至國外大學交換學習等），也有較多的資源去準備面試所需之書面備審資料，因此有較高的機會可透過「非考試入學」的管道進入大學就讀。然而，因為本文所蒐集的資料僅限兩所大學公共行政學系之大一學生，此問題有待未來更多研究做更全面且深入的分析，本文在此暫不討論。

表 5 樣本資料分佈

變數	全部樣本		臺北大		淡大		學校差異 卡方檢定	申請或繁星		指考分發		入學方式差異 卡方檢定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高中學業成績												
前 20%	82	44.60	58	55.80	24	30.00	卡方值=13.228 ， $p=0.010$ (費雪精確性檢 定： $p=0.007$)	58	55.80	24	30.00	卡方值=16.533 ， $p=0.002$ (費雪精確性檢 定： $p=0.002$)
21%-40%	50	27.20	21	20.20	29	36.30		21	20.20	29	36.30	
41%-60%	34	18.50	15	14.40	19	23.80		15	14.40	19	23.80	
61%-80%	14	7.60	8	7.70	6	7.50		8	7.70	6	7.50	
後 20%	4	2.20	2	1.90	2	2.50		2	1.90	2	2.50	
父親教育程度												
國（初）中以下	25	13.50	11	10.60	14	17.30	卡方值=5.309 ， $p=0.150$	11	10.60	14	17.30	卡方值=1.267 ， $p=0.737$
高中 / 高職	56	30.30	32	30.80	24	29.60		32	30.80	24	29.60	
專科 / 大學	77	41.60	41	39.40	36	44.40		41	39.40	36	44.40	
研究所以上	27	14.60	20	19.20	7	8.60		20	19.20	7	8.60	
母親教育程度												
國（初）中以下	14	7.60	5	4.80	9	11.10	卡方值=6.219 ， $p=0.101$	5	4.80	9	11.10	卡方值=3.067 ， $p=0.381$
高中 / 高職	69	37.30	35	33.70	34	42.00		35	33.70	34	42.00	
專科 / 大學	89	48.10	54	51.90	35	43.20		54	51.90	35	43.20	
研究所以上	13	7.00	10	9.60	3	3.70		10	9.60	3	3.70	
父母職業												
有一人任職於軍公教	40	21.70	25	24.00	15	18.80	卡方值=3.152 ， $p=0.207$	25	24.00	15	18.80	卡方值=2.63 ， $p=0.877$
兩人均任職於軍公教	23	12.50	16	15.40	7	8.80		16	15.40	7	8.80	
兩人均非軍公教	121	65.80	63	60.60	58	72.50		63	60.60	58	72.50	
家庭月收入												
20,000 臺幣以下	2	1.10	2	2.00	0	0.00	卡方值=4.272 ， $p=0.640$	2	2.00	0	0.00	卡方值=1.5458 ， $p=0.017$
20,001~40,000	23	13.00	10	10.20	13	16.50		10	10.20	13	16.50	
40,001~60,000	39	22.00	20	20.40	19	24.10		20	20.40	19	24.10	
60,001~80,000	36	20.30	21	21.40	15	19.00		21	21.40	15	19.00	
80,001~100,000	36	20.30	21	21.40	15	19.00		21	21.40	15	19.00	
100,001~150,000	21	11.90	11	11.20	10	12.70		11	11.20	10	12.70	
150,001 臺幣以上	20	11.30	13	13.30	7	8.90		13	13.30	7	8.90	

註：當分析樣本於各類別的預期個數有 20% 以上的比例小於 5，或是最小預期個數小於 1 時，卡方檢定結果會產生明顯偏誤，於此情況下，本研究進一步執行費雪精確性檢定（Fisher's exact test），以確認類別變數之間是否存在顯著關聯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分析結果：不同入學管道新生的特質比較

本研究分析以不同管道入學的學生，在「公共服務動機」、「領域認同度」、「投入志願服務」、「公民參與熱忱」及「職業期待」等 5 個面向上，是否呈現明顯的差異性？藉此了解就公共行政領域而言，大學多元入學制度，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幫助學生適才適所，並進而在適性發展的基礎上，透過大學教育，養成公職人員或是公共服務類工作從業人員所需之能力與素養。以下就前述 5 大面向逐一呈現獨立樣本 t 檢定或卡方檢定結果。

一、公共服務動機

本研究首先針對受訪者的公共服務動機進行分析，如表 6 所示，無論是哪一間學校，兩類入學方式的學生，在「整體公共服務動機」的程度上，並無顯著差異。但若單獨檢視較符合東方文化之公共服務動機次構面－「渴望參與政策制定」，則可發現就臺北大學的樣本而言，以申請或繁星方式入學者，對於參與政策制定的渴望程度，的確較指考分發者來得高（ $t=2.169$ ， $p=0.032$ ）。

表 6 公共服務動機差異分析

變數	樣本	入學方式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p)
整體公共服務動機	全部樣本	申請或繁星	89	2.93	0.45	0.460
		指考分發	91	2.9	0.41	($p=0.646$)
	臺北大	申請或繁星	50	2.97	0.51	1.2
		指考分發	51	2.85	0.44	($p=0.233$)
	淡大	申請或繁星	39	2.88	0.36	-0.973
		指考分發	40	2.96	0.36	($p=0.333$)
渴望參與政策制定	全部樣本	申請或繁星	89	3.15	0.47	1.072
		指考分發	94	3.07	0.43	($p=0.285$)
	臺北大	申請或繁星	50	3.27	0.49	2.169
		指考分發	53	3.08	0.43	($p=0.032$)
	淡大	申請或繁星	39	2.98	0.39	-0.972
		指考分發	41	3.07	0.44	($p=0.33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領域認同度

學生對於就讀領域的認同度，可視為其對於目前就讀的科系是否符合自身興趣與潛能的指標。領域認同度的部分，本文透過兩個面向來觀察，第一是學生平時投入多少時間來學習公共行政領域的知識；第二是學生是否考慮過申請雙主修。有考慮要申請雙主修的學生，有可能是因為希望自己能接受多元學科背景的訓練，但也有可能是因為受到他人期待使然而選擇目前所學科系（林筠諺，2010），因此會以雙主修的方式跨足真正感興趣的領域。

表 7 顯示，兩類入學方式的學生，在課餘投入學習公共行政相關知識的時間，並沒有明顯的差異，且此一情況在兩間學校均是如此。然而，這是否意味著兩類入學方式的學生，對公共行政領域的認同度是無分軒輊的，或是申請入學與繁星申請生沒有比較投入，仍有些許的討論空間，因為，也有一個可能是，指考生入學後雖然發現學科與自己興趣有差異，但為了日後申請雙主修、轉系與輔系，須讓自己的課業成績保持在一定的水準，因此展現出與申請與繁星入學學生同樣的課程投入度，但這猜測需要日後更多的分析來驗證。

表 7 投入學習時間差異分析

		除了上課時間外，您平均一週投入多少時間準備公共行政相關科目？ (包含研讀教科書、課外閱讀、報告等等)						卡方檢定	費雪精確性檢定
樣本	入學方式	低於1小時	1-3小時	4-6小時	7-9小時	高於10小時	總計		
全部樣本	申請或繁星	12 13.30%	25 27.80%	22 24.40%	17 18.90%	14 15.60%	90 100.00%	卡方值 =4.039， p=0.401	
	指考分發	6 6.30%	30 31.60%	31 32.60%	16 16.80%	12 12.60%	95 100.00%		
臺北大	申請或繁星	1 2.00%	6 12.00%	15 30.00%	14 28.00%	14 28.00%	50 100.00%	卡方值 =5.964， p=0.202	p=0.181
	指考分發	0 0.00%	14 25.90%	18 33.30%	14 25.90%	8 14.80%	54 100.00%		
淡大	申請或繁星	11 27.50%	19 47.50%	7 17.50%	3 7.50%	0 0.00%	40 100.00%	卡方值 =7.717， p=0.103	p=0.105
	指考分發	6 14.60%	16 39.00%	13 31.70%	2 4.90%	4 9.80%	41 1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同時針對受訪者未來申請雙主修的傾向進行分析，如表 8 所示，除淡大樣本之外，整體樣本與臺北大學樣本均顯示，申請或繁星入學者考慮未來要申請雙

主修的比例，明顯比指考分發學生來得低。⁵ 這似乎意味著繁星或申請入學的管道，的確較能確保最後入學就讀的科系與本身的性向興趣相符、有較高的領域認同感。

表 8 雙主修傾向差異分析

樣本	入學方式	您是否考慮雙主修？			卡方檢定	費雪精確性檢定
		否	是	總計		
全部樣本	申請或繁星	66 73.30%	24 26.70%	90 100.00%	卡方值 =3.344， $p=0.067$	$p=1.000$
	指考分發	57 60.60%	37 39.40%	94 100.00%		
臺北大	申請或繁星	31 62.00%	19 38.00%	50 100.00%	卡方值 =5.154， $p=0.023$	
	指考分發	21 39.60%	32 60.40%	53 100.00%		
淡大	申請或繁星	35 87.50%	5 12.50%	40 100.00%	卡方值 =0.002， $p=0.967$	
	指考分發	36 87.80%	5 12.20%	41 1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投入志願服務

對志願服務的投入，代表一個人願意付出自己寶貴時間幫助社會上其他人的程度，這對於以解決社會問題、增進民眾福祉為己任的公共行政領域而言，無疑是項重要的先備特質。本文分析結果發現（表 9），整體而言，兩類入學方式的學生，對於各類志願服務的投入行為，沒有顯著差異性。但若進一步針對臺北大學與淡江大學樣本各自分析，則可發現其中在臺北大學的樣本中，申請或繁星入學者，在志

⁵ 本文推測這可能是因為兩校對繁星、申請入學者能否自由轉系有不同的規定所致。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在 2017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招生簡章中敘明：錄取生於就讀期間須修習滿四學期方得申請轉系，而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對此則完全沒有限制。對於考生來說，在申請有轉系限制的科系時，應會更審慎考量該系所學是否與自己的興趣相符，否則自己將浪費兩年的時間在自己不喜歡的領域上學習。換言之，臺北大學轉系限制的規定，似乎更能吸引到真正對公共行政有興趣的學生來就讀，然而這個推測有待後續更多資料進行驗證。

表 9 投入志願服務時間差異分析

在過去一年中，您花多少時間為以下的組織提供「志願服務」？ (不包含因學校要求或其他原因被強迫參與的時間)							卡方檢定	費雪精確性檢定
變數	樣本	入學方式	從來沒有	1-19 小時	20 小時以上	總計		
學校或教育組織 (如圖書館、 教育中心、 研習中心等)	全部樣本	申請或繁星	55 61.10%	25 27.80%	10 11.10%	90 100.00%	卡方值 =1.303， p=0.521	
		指考分發	55 58.50%	32 34.00%	7 7.40%	94 100.00%		
	臺北大	申請或繁星	30 58.80%	12 23.50%	9 17.60%	51 100.00%	卡方值 =3.681， p=0.159	
		指考分發	35 66.00%	15 28.30%	3 5.70%	53 100.00%		
	淡大	申請或繁星	25 64.10%	13 33.30%	1 2.60%	39 100.00%	卡方值 =2.841， p=0.242	
		指考分發	20 48.80%	17 41.50%	4 9.80%	41 100.00%		
政黨或政府 機關	全部樣本	申請或繁星	81 92.00%	7 8.00%	0 0.00%	88 100.00%	卡方值 =0.959， p=0.619	p=1.000
		指考分發	85 91.40%	7 7.50%	1 1.10%	93 100.00%		
	臺北大	申請或繁星	45 88.20%	6 11.80%	0 0.00%	51 100.00%	卡方值 =3.161， p=0.206	
		指考分發	49 94.20%	2 3.80%	1 1.90%	52 100.00%		
	淡大	申請或繁星	36 97.30%	1 2.70%	0 0.00%	37 100.00%	卡方值 =2.468， p=0.116	
		指考分發	36 87.80%	5 12.20%	0 0.00%	41 100.00%		
一般非營利 組織	全部樣本	申請或繁星	58 64.40%	23 25.60%	9 10.00%	90 100.00%	卡方值 =1.982， p=0.371	
		指考分發	68 73.90%	18 19.60%	6 6.50%	92 100.00%		
	臺北大	申請或繁星	30 60.00%	12 24.00%	8 16.00%	50 100.00%	卡方值 =1.567， p=0.457	
		指考分發	37 71.20%	10 19.20%	5 9.60%	52 100.00%		
	淡大	申請或繁星	28 70.00%	11 27.50%	1 2.50%	40 100.00%	卡方值 =0.626， p=0.731	
		指考分發	31 77.50%	8 20.00%	1 2.50%	40 100.00%		
學校單位(包 含系、學院， 但不含社團)	全部樣本	申請或繁星	47 52.80%	30 33.70%	12 13.50%	89 100.00%	卡方值 =3.816， p=0.148	
		指考分發	60 65.20%	26 28.30%	6 6.50%	92 100.00%		
	臺北大	申請或繁星	23 46.00%	17 34.00%	10 20.00%	50 100.00%	卡方值 =9.264， p=0.010	
		指考分發	38 74.50%	10 19.60%	3 5.90%	51 100.00%		
	淡大	申請或繁星	24 61.50%	13 33.30%	2 5.10%	39 100.00%	卡方值 =0.548， p=0.760	
		指考分發	22 53.70%	16 39.00%	3 7.30%	41 100.00%		
學校的社團	全部樣本	申請或繁星	30 33.00%	36 39.60%	25 27.50%	91 100.00%	卡方值 =1.365， p=0.505	
		指考分發	35 37.20%	40 42.60%	19 20.20%	94 100.00%		
	臺北大	申請或繁星	13 25.50%	21 41.20%	17 33.30%	51 100.00%	卡方值 =4.991， p=0.082	
		指考分發	25 46.30%	17 31.50%	12 22.20%	54 100.00%		
	淡大	申請或繁星	17 42.50%	15 37.50%	8 20.00%	40 100.00%	卡方值 =3.566， p=0.168	
		指考分發	10 25.00%	23 57.50%	7 17.50%	40 1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願服務項目中的其中兩個部分，也就是對學校單位（包含系、學院，但不含社團）（卡方值=9.264， $p=0.010$ ）、以及學校的社團（卡方值=4.991， $p=0.082$ ）所提供的志願服務上，投入時間比指考分發者來得多，也就是個人申請或繁星的入學管道，的確較能招收到願意為與自身關係較密切的組織提供志願服務的學生。而在淡江大學樣本中，兩類入學管道的學生在志願服務的投入程度上，則沒有顯著的差異。

四、公民參與熱忱

就公民參與的部分，可進一步檢視學生投入實體公民參與及網路公民參與的程度。表 10 顯示，大部分的學生都沒有透過實體管道參與公民活動，即使是比例

表 10 實體公民參與差異分析

在過去一年裡，您有沒有採取下面的方法對公共政策表達意見或提出要求？						卡方檢定	費雪精確性檢定
變數	樣本	入學方式	沒有	有	總計		
向政府官員、民意代表或政黨反映意見、提出要求	全部樣本	申請或繁星	89 97.80%	2 2.20%	91 100.00%	卡方值 =0.164， $p=0.686$	$p=1.000$
		指考分發	92 96.80%	3 3.20%	95 100.00%		
	臺北大	申請或繁星	49 96.10%	2 3.90%	51 100.00%	卡方值 =0.003， $p=0.954$	
		指考分發	52 96.30%	2 3.70%	54 100.00%		
	淡大	申請或繁星	40 100.00%	0 0.00%	40 100.00%	卡方值 =0.988， $p=0.320$	
		指考分發	40 97.60%	1 2.40%	41 100.00%		
遊行、示威、靜坐或其他自力救濟方式	全部樣本	申請或繁星	86 94.50%	5 5.50%	91 100.00%	卡方值 =0.56， $p=0.812$	$p=0.428$
		指考分發	89 93.70%	6 6.40%	95 100.00%		
	臺北大	申請或繁星	47 92.20%	4 7.80%	51 100.00%	卡方值 =0.834， $p=0.361$	
		指考分發	52 96.30%	2 3.70%	54 100.00%		
	淡大	申請或繁星	39 97.50%	1 2.50%	40 100.00%	卡方值 =1.841， $p=0.175$	
		指考分發	37 90.20%	4 9.80%	41 100.00%		
參加村里民大會、說明會	全部樣本	申請或繁星	88 96.70%	3 3.30%	91 100.00%	卡方值 =1.515， $p=0.218$	$p=0.331$
		指考分發	88 92.60%	7 7.40%	95 100.00%		
	臺北大	申請或繁星	49 96.10%	2 3.90%	51 100.00%	卡方值 =0.003， $p=0.954$	
		指考分發	52 96.30%	2 3.70%	54 100.00%		
	淡大	申請或繁星	39 97.50%	1 2.50%	40 100.00%	卡方值 =2.775， $p=0.096$	
		指考分發	36 87.80%	5 12.20%	41 1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最高的「以遊行、示威、靜坐或其他自力救濟方式表達訴求」，也僅有約 5% 左右的受訪者有此經驗。網路公民參與的比例則相對較高（表 11），比例最低的「透過網路針對政治 / 公共政策議題發文」，也有 10% 左右的受訪者有此經驗。然而，無論是實體公民參與，還是網路公民參與，兩類入學方式的學生，在參與情形上都沒有顯著差異，且兩間學校皆是如此。這表示目前個人申請或繁星的制度設計，或許能吸引對公共行政較有興趣的學生入學就讀，但這群人卻不見得是較具有公民行動力的人。

表 11 網路公民參與差異分析

變數		樣本	入學方式	沒有	有	總計	卡方檢定	費雪精確性檢定
請問，最近您有沒有在網路上做過以下這些事情？								
閱讀政治 / 公共政策相關新聞	全部樣本		申請或繁星	9	82	91	卡方值 =2.306， $p=0.129$	$p=0.234$
			指考分發	4	91	95		
	臺北大	申請或繁星	2	49	51	卡方值 =2.159， $p=0.142$		
		指考分發	0	54	54			
	淡大	申請或繁星	7	33	40	卡方值 =1.035， $p=0.309$		
		指考分發	4	37	41			
針對政治 / 公共政策議題發文	全部樣本		申請或繁星	82	9	91	卡方值 =0.138， $p=0.710$	$p=0.201$
			指考分發	84	11	95		
	臺北大	申請或繁星	43	8	51	卡方值 =0.475， $p=0.491$		
		指考分發	48	6	54			
	淡大	申請或繁星	39	1	40	卡方值 =2.775， $p=0.096$		
		指考分發	36	5	41			
針對網路上有關政治 / 公共政策議題的文章回覆您的意見	全部樣本		申請或繁星	80	11	91	卡方值 =0.530， $p=0.467$	$p=0.675$
			指考分發	84.20%	15.80%	100.00%		
	臺北大	申請或繁星	42	9	51	卡方值 =0.126， $p=0.722$		
		指考分發	43	11	54			
	淡大	申請或繁星	38	2	40	卡方值 =0.668， $p=0.414$		
		指考分發	37	4	41			
參與網路上有關政治 / 公共政策議題的連署	全部樣本		申請或繁星	69	22	91	卡方值 =0.27， $p=0.870$	$p=0.735$
			指考分發	73	22	95		
	臺北大	申請或繁星	37	14	51	卡方值 =0.001， $p=0.970$		
		指考分發	39	15	54			
	淡大	申請或繁星	32	8	40	卡方值 =0.115， $p=0.735$		
		指考分發	34	7	4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職業期待

公共行政相關科系以培育行政管理人才為主要目標，而其中一個能將行政管理與政策規劃專業直接應用的管道，便是實際進入政府部門擔任常任文官，許多人也因此將常任文官視為與公共行政相關科系最有直接連結的職業之一。除常任文官外，其他像是軍警消、教師、非營利組織的工作，也都具備高度的公共服務性質，與公共行政所欲養成的核心價值相吻合。然而，以個人申請或繁星方式進入公共行政領域就讀的學生，是否對於公共服務類的工作，也會有較高的偏好？表 12 顯示，無論是哪一間學校，兩類入學方式的學生，對於公共服務類性質的工作，都具有相似的偏好程度，並無明顯差異。

表 12 職業期待差異分析

樣本	入學方式	畢業後您「最希望」從事甚麼樣的工作？			卡方檢定
		非公共服務類	公共服務類	總計	
全部樣本	申請或繁星	27 32.50%	56 67.50%	83 100.00%	卡方值 =1.087， $p=0.297$
	指考分發	35 40.70%	52 59.80%	87 100.00%	
臺北大	申請或繁星	20 42.60%	27 57.40%	47 100.00%	卡方值 =0.276， $p=0.600$
	指考分發	23 47.90%	25 52.10%	48 100.00%	
淡大	申請或繁星	7 19.40%	29 80.60%	36 100.00%	卡方值 =1.269， $p=0.260$
	指考分發	12 30.80%	27 69.20%	39 1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但若進一步比較受訪者對於擔任常任文官的渴望程度則可發現，整體而言，申請或繁星入學者，有較高比例未來計劃要參加公職考試以取得常任文官資格（卡方值=5.601， $p=0.061$ ），且此一差異在淡江大學的樣本中更為明顯（卡方值=6.427， $p=0.042$ ，如表 13）。

表 13 公職考試投入意願差異分析

以下哪一組答案「最貼近」您的想法？						
樣本	入學方式	我不會去考 公務員	會去試著考 公務員，沒 考上就做其 他的事	已經下決心 要考公務員 ，如果考不 上就不斷嘗 試	總計	卡方檢定 費雪精確 性檢定
全部樣本	申請或繁星	11 12.20%	63 70.00%	16 17.80%	90 100.00%	卡方值 =5.601， p=0.061
	指考分發	23 24.20%	52 54.70%	20 21.10%	95 100.00%	
臺北大	申請或繁星	11 22.00%	32 64.00%	7 14.00%	50 100.00%	卡方值 =2.645， p=0.266
	指考分發	17 31.50%	26 48.10%	11 20.40%	54 100.00%	
淡大	申請或繁星	0 0.00%	31 77.50%	9 22.50%	40 100.00%	卡方值 =6.427， p=0.040
	指考分發	6 14.60%	26 63.40%	9 22.00%	41 1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伍、討論與結論

一、研究發現與討論

綜上基於臺北大學和淡江大學兩所公共行政學系大一新生的問卷資料分析，本文認為，以申請或繁星管道入學的學生，相較於指考分發入學者，在某種程度上，的確較具有公共行政相關學系所期望的特質，也較能依其個人的特質與傾向，選擇進入此類學系。換句話說，現今國內多元入學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可以達到適才適所的基本目的。摘要本文主要發現有以下幾點：

- (一) 公共服務動機的差異不明顯：在公共服務動機上，整體而言兩類不同入學方式的學生，無論是在哪一間學校，彼此間並無明顯差異，但就參與政策制訂的渴望程度來說，臺北大學中以申請或繁星方式入學者，確實較其他管道入學者，有著較高的期待；而這也與前述 NASPAA 期待公行領域學生能積極

參與政策過程並以所學發揮貢獻，有著若干相符之處（Kim, 2017）。

- (二) 指考入學者，對公共行政學習的認同度較低：雖然無論哪一間學校，兩類不同入學方式的學生，投入公共行政學習的時數上，並無二致，但是，若論及未來是否有申請雙主修的打算時，明顯可以看到，臺北大學以申請或繁星入學的受訪同學，對於公行領域的認同度，顯著高於以其他管道入學者。換言之，某種程度上來說，主動以申請或繁星管道進入公共行政學系的學生，在動機表現上較為明顯，亦使其對這領域的認同感較高，而此一發現尚能呼應前述對於學生學習動機的關切重點（白惠芳等人譯，2011），同時也獲致較為正面的發現。
- (三) 個人申請與繁星推薦入學者，參與志願服務的程度較高：資料顯示，臺北大學中以申請或繁星入學者，參與學校單位（如系、學院）或社團有關之志願服務的時間，較以指考分發入學者明顯為高。然而，在淡江大學的樣本中，則沒有呈現此差異。雖然受訪同學皆為大一新生，但這樣的結果某些程度上也能回應過往公行學者對於公共行政教育的期待（Boyle & Whitaker, 2001; Kim, 2017），亦即希冀公行領域的學子能夠展現服務公眾的意願。
- (四) 各項入學管道間，公民參與經驗無顯著差異：就公共事務的參與而言，不管是在實體或是虛擬管道上，兩類入學方式的受訪者都無分野，兩校皆如此。
- (五) 個人申請與繁星推薦入學者，對從事公職較有興趣：以申請或繁星方式入學的大一新生，未來有意願嘗試參與國家考試、擔任常任文官的比例，高於指考分發者，且此現象在淡江大學特別明顯。這樣的研究發現某種程度反映了部分學生以主動途徑選擇報考校系時，便已有相對清晰的生涯目標趨向，將有助於這類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投入和努力方向（林建平，2003）。

基於前述發現，本研究先前所提出的研究假設，僅假設四並不成立外，其餘 4 項研究假設皆屬部分成立（表 14），且某種程度上亦能與過往文獻有所呼應。

表 14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

研究假設	成立與否
H1. 透過申請入學或繁星推薦管道進入公行教育領域的學生，與考試分發的學生相較，有較高的公共服務動機。	部分成立 (僅臺北大學)
H2. 透過申請入學或繁星推薦管道進入公行教育領域的學生，與考試分發的學生相較，對公共行政領域有較高的認同度。	部分成立 (僅臺北大學)
H3. 透過申請入學或繁星推薦管道進入公行教育領域的學生，與考試分發的學生相較，會投入較多時間做志願服務。	部分成立 (僅臺北大學)
H4. 透過申請入學或繁星推薦管道進入公行教育領域的學生，與考試分發的學生相較，對公民參與較有熱忱。	不成立
H5. 透過申請入學或繁星推薦管道進入公行教育領域的學生，與考試分發的學生相較，對於畢業後能投身公職或其他公共服務類的工作，有較高的期待。	部分成立 (僅淡江大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回到本文的研究問題，「大學端的多元入學制度，是否能協助公共行政相關科系透過適才適所的篩選，促成文官養成工作的最前線工作」？若從入學學生的公共服務動機、志願服務熱忱等兩個層面看，以申請或繁星管道入學的學生，相較於以指考分發的入學學生，可能具有較為明顯的特質，而也符合公共行政領域相關學系、甚至是學術論述上的期待。同時，從本文目前的分析結果來看，以申請或繁星管道入學者，對於此一學科領域的認同度較強，並且未來會嘗試參加國家考試、走入公門的意願也較高，這樣的發現，對於我國潛在文官人才的培育工作而言，無疑是個正面的訊息。換言之，當入學學生對此領域的認同感愈強，將有愈高的學習動機，同時在有明確目標的引導下，更能妥善規劃學習路徑，朝向預先設定的目標前進（林建平，2003；白惠芳等人譯，2011）。

這樣的結果，毋寧回應了本文「大學多元入學方式是否有助於適才適所？」此一更上位階的問題。申言之，就「適才」而言，以學生自我選擇自主性較高的個人申請或繁星推薦管道進入公共行政相關學系的學生，在參與政策制訂的動機較強，以及在某些志願服務上所投入的時間也較多，這樣的人格特質與經驗，的確符合公行學系期待招收的學生特質需求。簡單地說，具有前述特質與傾向者，對公行相關

學系而言，乃是「所得其人」。

就「適所」而言，納入本文分析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及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皆標榜著培育優質公民及建立公共行政與政策專業能力之教學目標，因此，具有前述公共服務動機或志願服務特質的學生，若在此時期便能發現自己的人格特質與傾向，且願意選擇公行相關科系做為發展其未來專業的學科領域，應可視為其生涯發展第一階段「領域選擇」的「適所」。另一方面，前述分析亦指出，以申請或繁星管道入學的大一學生，對於公共行政具有較高的認同度，符合許多生涯發展上常聽到的「選擇你所愛、愛你所選擇」的行為期待，亦即這類學生願意在其前階段的選擇下，持續在此領域深耕探索，並開始發展其職涯專業，故此可視為第二階段「專業發展」的「適所」。最後，選擇以申請或繁星方式入學的學生，大多知道「成為公務人員」會是公行相關學系的重要出路之一，在實際的甄試會場中，多數應考生也都以此做為其報考動機的陳述內容。本研究也發現，在這批大一新生中，這類學生願意在未來嘗試報考公職、或是將此納為未來生涯方向選擇之一的比例，仍是高於其他管道入學者；或許這可視為這類學生第三階段「職涯選擇」的「適所」。

當然，這群受測的大一新生，未來面臨畢業前，是否仍願選擇報考公職作為生涯選項之一，目前不得而知，需要持續的追蹤和觀察，而這也是 APAE 調查的目的之一；但前述「領域選擇—專業發展—職涯選擇」三階段的「適所」傾向，不僅在某種程度上為公共行政領域之教育工作者所期待，目前的研究發現對於同樣採行申請和繁星入學的相關學系而言，更可提供其在制度選擇上的信心。另對於我國潛在文官的養成與培育來說，更有其正面啟示。

二、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亞洲公共行政教育成效跨國調查」的部分資料，即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和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2017 學年度入學的大一新生，做為資料蒐集和分析對象。綜整以上的討論與分析，本研究發現，我國歷經多年來的大學多元入學制度推動，經由申請或繁星管道進入公共行政相關學系就讀的學生，相較於選

擇以指考管道入學者來說，某種程度上，確實較具備公共行政相關科系所期望的先備特質，如期望能參與和影響政府政策及願意參與志願服務等，而能展現出大學多元入學方式中所希冀達成的「適才」目的。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以申請或繁星管道進入公共行政相關科系的學生，相較於以指考方式入學者，對於公行領域展現較高的認同度，也較願意以投身公部門服務，做為其未來的職涯方向選擇，而呈現「領域選擇—專業發展—職涯選擇」三個層次的「適所」傾向。這樣的發現，對於第一線的公共行政教育工作者及各相關學系在入學管道選擇和比例設定的思慮來說，應屬一項正面訊息，並且經由此一管道入學的公行大一新生，若未來真能成為國家文官，對於文官體系的穩定和品質亦將有所助益。不過，由於本研究之受訪者，皆為剛入學的大一新生，未來如何，以及能否為這群學生現有的傾向「保溫」，甚至是有所提升，則是各相關學系必須努力以赴的重點，同時也需要更多後續研究加以追蹤調查方能得知。

（二）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雖然本研究以普查方式針對臺北大學和淡江大學公共行政相關學系的大一新生進行資料蒐集，獲得了具有代表性的樣本，也兼顧了公、私立學校特質的選取。不過，以目前全國已有 36 個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相關系所的規模來看，⁶ 在校系取樣上數量偏低，且集中於北部學校。因此，未來之研究，可考慮擴大納入分析的校系數量，並應能兼顧北、中、南部之區域特色，藉由校系數量和區域特色等條件的增加，期望可以發現更具普遍性或更具特殊性的研究結果。其次，本文的研究對象，係 2017 學年度入學之大一新生，然而不同年度入學之學生，在人口背景與先備特質上可能存在差異性，因此在就本研究之發現進行解讀時，不宜過度推論。最後，本文僅針對研究樣本進行一次性之問卷調查，屬於橫斷面（cross-sectional）研究，但是，這群大一學生在未來四年的大學生活中，其公共服務動機是否因為系上的授課和學習而提升？志願服務的參與意願或行為是否增加？是否更願意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或是在公共議題上發聲？是否願意留在公行學系持續深耕、抑或可能選擇轉至其他領域或學系發展？是否依然願意將參加國家考試，成為一名公務人員做為職涯

⁶ 若以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之系所會員資料為計算基礎，扣除 7 個研究所或碩士在職專班，則有 29 個相關學系。

方向的選擇？以指考方式入學的學生，經過大學四年的洗禮後，在前述面向上，是否也能激發出他們目前並不明顯的熱忱？或是原以申請或繁星方式入學的學生，在這些觀察面向上，能否持續保持對這領域的熱情？這些議題可能都需要以長時間、貫時性（longitudinal）的方式，進行追蹤調查，才能獲得解答，同時也是公共行政教育工作者更為關心的問題。申言之，後續研究應持續針對不同入學管道的學生，就其先備特質、學習動機、領域認同，甚至是學習目標之達成等面向，以及前述面向間的相互影響關係，進行追蹤調查，方能為公共行政教育及文官培育等領域之研究，由此角度開發新的研究議題及深化其研究深度。

（三）政策建議

最後，經由本研究之分析與討論，可以看到多元入學制度之下，以申請或繁星管道進入公共行政相關科系就讀的學生，不僅於特質上能符合此一領域之期待，學生本身對於公行領域亦能展現較高的認同度，也較願意以投身公部門服務，有機會成為我國潛在之文官人才。因此，為厚植我國下一世代文官之人才基礎，本文建議：（1）國內公共行政相關科系未來應更善加運用多元入學之選才機制，投入心力於取才與評量制度之設計和發展，藉由更具效度的選才模式，從第一哩路開始啟動公共事務最適人才之選拔；（2）各相關學系應能建立學習圈，彼此分享各系於選才上之經驗與心得，提升各系的選才能力與效度；（3）各相關學系應可以 APAE 的資料為基礎，建立共享系統，持續追蹤與分析前述各項重要面向之發展趨勢和影響關係，並回饋至學習圈中，俾利各學系共同成長；（4）結合考選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國家文官學院等文官考選和訓練機關共同合作，一方面邀請前開機關針對潛在文官培育重點提供建議，另一方面更可使潛在文官培植第一、二哩路相互接軌，以使公共行政教育得以培育更為符合政府所需的優質文官（黃朝盟、嚴秀娟，2018）。

參考文獻

- 王世英、蘇玉龍、陳恭協（編）（2006）。**大學甄選入學實施成果追蹤之研究（第一期）**。臺北：國立教育資料館。
- 古喬（2000）。由一元到多元的學士路：關於大學入學新方案。**師友月刊**，392，

22-26。

田弘華、田芳華（2008）。大學多元入學制度下不同入學管道之大一新生特性比較。**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0（4），481-511。

田芳華、傅祖壇（2009）。大學多元入學制度：學生家庭社經背景與學業成就之比較。**教育科學研究期刊**，54（1），209-233。

白惠芳、林梅琴、陳慧娟、張文哲（譯）（2011）。**教育心理學：學習者的發展與成長**（原作著：J. E. Ormrod）。臺北：洪葉。

行政院（2012）。縮短學訓考用落差方案，2018年10月30日，取自：

https://www.ndc.gov.tw/News_Content.aspx?n=9CB39E0F5292E9C1&sms=DB5CA7E8ABA7E5DC&s=313ADD1572778FB9。

考試院（2015）。第十二屆公務人力再造策略方案，2018年10月30日，取自：

<https://www.mocs.gov.tw/FileUpload/1188-5029/Documents/%E7%AC%AC12%E5%B1%86%20%E5%85%AC%E5%8B%99%E4%BA%BA%E5%8A%9B%E5%86%8D%E9%80%A0%E7%AD%96%E7%95%A5%E6%96%B9%E6%A1%88.pdf>。

吳武典（2005）。臺灣教育改革的經驗與分析：以九年一貫課程和多元入學方案為例。**當代教育研究季刊**，13（1），35-68。

李文益（2004）。文化資本、多元入學管道與學生學習表現：以臺東師院為例。**臺東大學教育學報**，15（1），1-32。

林生傳（主編）（1994）。**教育心理學**。臺北：五南。

林筠諺（2010）。大一新生校系選擇影響因素關係之研究。**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6（3），223-256。

林建平（2003）。學習動機的認知理論及其在教育上的應用。**國教新知**，49（3），17-27。

翁志強、孫瑞雲、廖玲珠（2010）。大學多元入學管道學生學習成效之比較分析：以某私立大學會計系學生為例。**經營管理論叢**，6（2），69-92。

張文哲（譯）（2005）。**教育心理學：理論與實際**（原作著：R. E. Slavin）。臺北：學富。

張鈿富（2006）。**大學多元入學機會與壓力**。臺北：五南。

章以慶（2008）。服裝設計系學生多元入學方式專業學習適性之研究。**紡織綜合研**

- 究期刊，18（4），52-57。
- 黃政傑、張嘉育（2010）。讓學生成功學習：適性課程與教學之理念與策略。課程與教學，13（3），1-22。
- 黃朝盟、黃東益、郭昱瑩（2018）。行政學。臺北：東華。
- 黃朝盟、嚴秀娟（2018）。公共行政教育是否造就出更好的公務人員？準公務人員的工作信心與公共服務動機。文官制度季刊，10（3），55-84。
- 莊文忠、吳穎年（2012）。臺灣公共行政暨公共事務碩士生研究什麼及如何研究：以1997至2008年碩士論文分析。公共行政學報，42，33-71。
- 彭錦鵬、黃一峯、李俊達（2017）。公務人員採多階段考試可行性研究。考選部委託之專題研究報告，未出版。
- 彭錦鵬、鄭夙珍、李俊達（2018）。公務人員考試採心理測驗之可行性。考選部委託之專題研究報告，未出版。
- 銀慶貞、陶宏麟、洪嘉瑜（2015）。由大學多元入學者的個人背景與滿意度評估多元入學的成效。應用經濟論叢，98，1-53。
- 鄭佳菁（2013）。布局全球人才 強化國家發展：我國的人才問題與因應。臺灣經濟論衡，2013年2月號，19-40。
- 魏璽倫、侯勝茂、楊銘欽（2005）。多元入學醫學生之學習表現。醫學教育，9（3），262-271。
- Boyle, P., & Whitaker, G. (2001). Educating for the new public service: Implication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Journal of Public Affairs Education*, 7(4), 267-279.
- Dougherty, G. W. Jr. (2011). A place for undergraduate public administration education. *Journal of Public Affairs Education*, 17(3), 325-341.
- Fung, A. (2015). Putting the public back into governance: The challenge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its futur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5(4), 513-522.
- Goodsell, C. T. (2006). A new vision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6(4), 623-635.
- Green, R. T., Wamsley, G. L., & Keller, L. F. (1993). Reconstituting a profession for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53(6), 516-524.
-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2016). *Turning the tide: Inspiring concern for others and the common good through college admissions*. Retrieved October 30,

- 2018, from: http://mcc.gse.harvard.edu/files/gse-mcc/files/20160120_mcc_ttt_report_interactive.pdf?m=1453303517.
- Kim, Y. (2017). Capstone experiences in small MPA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 *Teach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35(2), 141-156.
- Kuo, W.-L., Chen, S.-H. E., & Chen, S.-C. (2011). A study of personality, motivation, and chemistry academic achievement. *崇仁學報*, 5, 88-101。
- Ostrom, V. (2008). *The intellectual crisis in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3rd Ed.). Tuscaloosa, AL: University of Alabama.
- Ventriss, C. (1991). Contemporary issues in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education: The search for an educational focu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51(1), 4-14.
- Wilson, J. Q. (2000). *Bureaucracy: What government agencies do and why they do it*.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The First Stage for Cultivating Future Civil Servants: An Analysis of the Validity of the College Multiple Entrance Program

Chung-Pin Lee^{*}, Lung-Teng Hu^{**}, Chih-Wei Chen^{***},
Wan-Ling Huang^{****}

Abstract

Three key factors tend to determine the quality of civil servants: education, the civil service recruitment system, and in-service training. Most current studies on publ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neglect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 however, the applicant's education prior to public employment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because it build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ntire civil service. Taiwan has adopted the College Multiple Entrance Program (CMEP) since 2002. The main purposes of the CMEP are to ensure that admitted students' academic aptitudes and predispositions better fit the fundamental attributes of their chosen disciplines so that their college

* Chung-Pin Lee,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e-mail: cplee@gm.ntpu.edu.tw.

** Lung-Teng H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e-mail: hult@gm.ntpu.edu.tw.

*** Chih-Wei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amkang University, e-mail: 124738@mail.tku.edu.tw.

**** Wan-Ling Hu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e-mail: whuang@mail.ntpu.edu.tw.

education can more effectively develop those students into professionals with the desired capacity and traits.

The present study asks the following question: which students better fit their chosen discipline's desired attributes, the students admitted through school recomme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or those admitted through traditional placement and registration channels? This study uses data from a 2017 survey of 186 freshmen who majored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r Tamkang Universit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or at least one university, the students who were admitted through school recommendations or applications more strongly identified with their chosen discipline, preferred for working in the public sector, showed higher interest in participating in policy making, and were more engaged with voluntary services, though not civic participation. Accordingly, we argue that the CMEP contributes to the cultivation of future civil servants by matching suitable students to the field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Keywords: cultivation of future civil servants, college multiple entrance program, public administration, person-major fit,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